

馬華文學

2011年7月
創刊號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目录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创刊号）

顾问 / 叶啸
主编 / 陈政欣
副主编 / 李忆蓁 潘碧华 吕育陶
编委 /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孙彦庄

封面设计：卢娜伊
内页设计：龚秀霞
封面题字：黄金炳

出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40-3, Jalan Vivekananda, off Jalan Brickfields,
5047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版 / 2011年7月1日
赞助 / 林登大学 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 欢迎转载 ·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会长的话/叶啸 ○ 1

主编的话/陈政欣 ○ 2

小说

- 雾锁北面头/宋子衡 ○ 3
- 极限篇2则：升降机的后门/勿勿 ○ 17
- 非物质典当/勿勿 ○ 18

散文

- 散文2则/张晓君 ○ 19
- 竹蔗花/邓长权 ○ 21
- 最后的樱花雨/郑宜欣 ○ 23
- 爱在马来西亚/碧澄 ○ 25
- 五指豢养的孤独/许通元 ○ 27
- 逗号，老槟城三书 ○ 30
- 兼《老槟城·老童谣》后记
- /杜忠全

诗歌

- 你嘴上的唇膏/邢诒旺 ○ 34
- 歧异试金石/密严 ○ 36
- 光之话/陈伟哲 ○ 38
- 量雨器/黄远雄 ○ 39

我们一路走来： ○ 40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报（2010-至今）

征稿启事 ○ 47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 48

书讯 ○ 49

会长的话

● 叶啸

我于2007年接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以来，深切意识到作协急需加以整合及转型。整合的第一个步骤，便是吸纳更多新生代作家加入成为理事，配合旧班底，将老、中、青作家们凝聚在一起，各挥所长，并拟定全盘计划，系统化推动马华文学。

转型也意味着必须摒除旧思维，寻求新策略，不能墨守成规，更不能固地自封。作协有必要走向人群，改变群众对作协的刻板印象：作家协会只是文人雅士的小众组织。

2008年我们创立了“世界华文作家网”，2010年，添设“大马作协面子书”，今年，再首创“马华文学电子书库”。

早在2007年，陈政欣在报章上首先倡议设立“马华文学电子书库”，文章特别强调作协应当仁不让负起创办的责任。当时，作协正值改革初期，我看在眼里，却分身乏术去响应。延至今年，我邀请陈政欣重新归队（他曾任作协副会长），并由他出任“马华文学网络发展委员会”组长，在多位理事如曾翎龙、伍燕翎、吕育陶、罗罗、杨嘉仁、孙彦庄、副会长李忆若以及秘书长潘碧华的配合下，“马华文学电子书库”不止略有所成，现在更自立门户，独立操作，准备建立全面的管理系统，以便成为最完善及最具实效的电子书库，供有志研究马华文学的人士免费下载或收藏。

以陈政欣为首的作协网络团队，如今首开先河，推出世界首创的网上文艺版——《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我们敢自称“世界首创”，乃此月刊有别于一般的文学网页，不可随意贴上文章，所有来稿，必需经由编委会审选，加以美工排版，以pdf制成版面，适用于任何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阅读器、Ipad、平板电脑或由电脑下载/阅读甚至打印成册。来稿一经採用，将奉上稿酬。

今日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将文艺版的篇幅一缩再缩，文学风气日趋式微的时候，作协推出了《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适时地弥补了马华文坛的“破洞”，我们立志将马华文学透过网络，走向世界。

经过众编委的齐心协力，今天，《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创刊号正式展现在大家的眼前了。开张大喜，我忍不住敲锣打鼓，点燃鞭炮，最后还要上香许愿，但愿《马华文学》网络版永远长青，永续经营！

在马来西亚华文的写作界，有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乃至剧作的写作者，他们有能力写出有深度和宽度的文学作品。但由于作品在发表时，会面对印刷文本上的篇幅限制，或者是在文艺副刊分期刊载的窘境，很多写作者于是不得不在文思奔腾时，还要兼顾文字字数的约束，而时时不忘勒马停蹄，沉吟回转，最后弄得作品是到口不到喉，虎头蛇尾了。

马华文学一直以来都是攀附在印刷文本上。而这一传统，来到这2011年处，像是来到个拐弯角。向前的路似乎会越来越窄，所以把马华文学从印刷文本扩展到网络的虚拟境界，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网络的境界不仅提供了永远宽阔的发表园地，而且更能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的大中华文学界，路会越来越宽。

《马华文学》网络版的出现，除了企图解脱写作者们在文字字数与篇幅的束缚，为他们提供更宽阔的演绎平台，更期盼的是，能因此而提升了整个马华文学的深与广的素质。

就是在这种期待下，《马华文学》网络版有两大编辑方向：

1. 《马华文学》网络版会每期都设置“主题小说”、“主题散文”

与“主题诗”的栏目，就是在设置标杆，期望因此激励一些“跨栏”的著作，出现在《马华文学》网络版上。

2. “文学评论”一直以来都是马华文学的弱项。《马华文学》网络版是有心让“马华文学评论”成为“主题”文章，所以也于此，呼吁马华文学的评论家们，大家大可认可，这面旗，已在《马华文学》网络版上，扯升了。

《马华文学》网络版的园地是开放与包容的，这里不会有流派，也没有什么主义，期待的是有创意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科幻、灵幻、魔幻、还是传统的写实，只要是文学的，都可以在这里成长。

《马华文学》网络版在报章与Facebook是发布征稿启事以来，就获得大量的来稿支持。创刊号没能用上太多的来稿。我们会就如稿约里的承诺，适用的稿会通知并待用，不能上用的，也会尽早告知。

《马华文学》网络版是要走入读者群与作者群中的，所以请通过电邮或Facebook，请大家不吝赐教，告诉大家期待的是什么，或者大家都已经在读到这里读到什么佳作。

雾 锁 北面头

● 宋子衡

插图/李伟俊



九月天气，总是烟雨迷蒙，武拉必村对望的大山脚山麓处，经常都被一层薄薄的雾气围绕着。这儿有一座早已被历史淹灭了的小村落北面头，住着几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割胶及种植豆蔻为生辛勤的劳动人家；纷纷扰扰世世代代落地生根的就盘踞在这儿传颂着离奇的传说。

今年四十多岁人强马壮的刘贵仕原是生性戇直鳏夫一个，妻子是在最后一胎因难产失救而丧命，他痛定思痛含辛茹苦的，独自父兼母职抚养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姐弟们就在失却母爱的清苦环境中相依为命，熬尽了多少人间苦楚。如今但见苦尽甘来，儿女们也即将长大成人。在这期间亦曾传说纷纭，指刘某经常与村内的春兰姨勾勾搭搭牵缠在一夥，但也仅属雾水情缘，一段段风花雪月茶余酒后的杂糅而已；但最后几经辗转两人还是在明媒正娶的情况下把名份昂然立下。

总是源远流长；从日据沦陷时代到马共动乱期，北面头已了无人烟，几乎已成了一片蛮荒。在荒废了一些时日，当年紧急法令随着废除后，这儿才逐渐恢复了原有的一切生态。修筑荒弃多年破旧的老屋，铲除各处荒地，树胶园、榴连芭、豆蔻山；处处茅草繁衍，蛇兽出没，险象无处不在。

先辈们远渡南来，披荆斩棘的，耗尽一生心血，才为后代开垦了这一道宽广的财路。刘贵仕原本兄弟多人，但都因缺乏先贤们那股刻苦耐劳的垦荒精神，都情愿自动放弃这些权益各自寻求发展去了。

北面头对过榴连径那儿一座远离尘嚣僻静的胶林深处，隐蔽着一家也是姓刘的小户人家，刘阿谷夫妻俩带着个十六七岁青青葱葱摇着两条小辫子名叫细花的小姑娘，跟随着父母替人割胶为生，生活虽说清苦一些，但那种清清淡淡宁宁静静与世无争的日子，倒过得蛮惬意的。

刘贵仕在几个兄弟离他而去后，就决心独自发展，他聘请了一批临时散工，先修复那片枯枝断桠参差不齐的果园，并加以施肥。而割胶这份趁早摸黑的苦差则由他自己亲力亲为。他这一座胶园恰好坐落在和细花他们工作年一座相比邻，所以早出迟归经常都会碰个正面而且热和地打了个招呼，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日久生情，这正是天经地义的事。偶然间细花父母发现了女儿和贵仕之间已情愫暗生，认为发展下去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男欢女爱原本寻常事一桩，俩老所顾虑到的却是同姓问题。当时的社会仍是抱残守缺的，同姓结合也生怕引发无尽笑柄，遂意图阻遏两个年青人的交往；闹到最后还是亏了人小鬼大的细花使了个装疯作呆小诡计，才勉强撮合了这段姻缘；过后北面头山前山后总会把这起轶事家传户晓历久不衰地颂为佳话。

北面头山巅处那一缕缕轻烟薄雾，就经常围拢着山麓这一带正被甜津津的爱情所滋润着的果树，榴连、杨桃、豆蔻等个个使人垂涎欲滴丰硕甜美的果实，像极了这段完美佳话精致的磨品。

日子就是这样平平稳稳和和谐谐，无声无息地淌了过去。武拉必村内广泽尊王每年六月十三这个神诞，是村民们



最为渴望的一个神圣大日子，这个一年一度的喜庆大典，村民特地筹集巨资聘请了国内罕见且知名度极高的粤剧团莅临隆重演出酬神。

刘贵仕和细花小俩口也分享着这份喜悦；推着脚车扶着两个甫满周岁的双胞胎女儿，大几小时的叫秀菊，小的就叫秀葵。当初孩子一出世，刘贵仕就忙着说道：

“一胎就够了，一胎就够了！”

刘贵仕的体格总比普通人高出半个头，看大戏占了不少便宜。只见他一手抱一个撑得高高的天真地指着要孩子看戏。细花却在一边笑着说：“你颠了，孩子才一岁懂什么？”

“谁说不懂，你看你看，她们不是都朝着锣声响处望？”刘贵仕驳着说道。

“她们只是听声音，那里是看戏。”细花也不服气地说。

台上的锣鼓声响彻云霄，好戏就快开演。九条路尾那个因一嫁再嫁而声名狼藉又因胸前超大而被谑称奶妈的春兰姨，就抱着那双慑死人的媚眼腆着胸脯轰到贵仕面前嗲声嗲气的逗着孩子说道：“听说是胎双胞胎的，不愧真的好功力呵！”说着眉尾又轻率地瞟了贵仕一眼。接着就正经地追问道：

“听说你园上缺割胶人手，如果真的需要，我可以填补填补，我这人差的就是胃口大了些，不过有得吃就算了，工钱也无所谓。”看她谈吐的妖娆模样，细花在一旁听了不禁周身起了鸡皮疙瘩。

春兰姨年恰过而立，周身喷发着一股难以抗拒的骚味，



偏又是个文君新寡。刘贵仕对春兰姨这女人心存芥蒂，慎防有余，不敢贸然答应她。细花心中也是存着些许妒意，对丈夫这么说道：“看她样子真的会割胶吗？要割的到底是什么胶，这可要至切弄个清楚，可不能连我们母女也无辜地被割掉。”

这件事也就这样姑且被搁置着。而春兰姨还是未嫌怨刘贵仕的婉言相拒，总还是据着诸多借口三天两头厚颜无耻的迳自直往胶园闯。许多时候都还算规规矩矩独自躲在小木寮里作着什么活动。也有些时候会主动拎着个胶桶出来帮着收胶汁的工作。兴起来还说：“贵仕，人真的是有三衰六旺啦！你这片瘦瘠的老胶树竟然还能流出这般又浓又美的好胶汁，真是羡慕煞人。”言谈间总是有意无意的把胸间领口扯低，又或俯身拾物，故意绽露出两个半边白皑皑的大奶来。刘贵仕看着这情景却有点不看白不看带点羞涩地说道：“为什么不穿内衣，这样好看咩？”

“都没这个尺寸，太小戴着难受窒死人，索性就不穿了，这样反而觉得清凉又卫生，不好看咩？”春兰姨讲话直透透毫无保留地说。刘贵仕虽不很拘同这种在衣着上违反传统的作法，但这毕竟是人家的自由，也就认为还是少管闲事的免了这种无谓的争执，心想：反正受益的还不是他自己。

可是有一天，春兰姨终于原形毕露，或许就是因体内那团炙热的欲念焚起的源头，正像一座沉淀已久的火山正在寻觅着一道溢口。早上收完了胶，接着完成了凝胶工作，旋即晾好了胶片，只见她已是满身汗水湿淋淋的，那单薄的衣服处处贴黏住了凸现的肉体，看起来真的不愧是一吊令人垂涎欲滴撩人胃口的俎上肉。刘贵仕挑着两筐豆蔻打山后过来，歇下脚褪下上衣光裸裸的正揩拭着背上脸上的汗水。春兰姨恰好空洞洞围围着条掩不拢那片白里透红的臀肉的浴



巾从陋旧的水井处洗完澡走出来，这个不经意的巧合，似乎已意味着山雨欲来风满楼；四目交接，而焦距都自然地跌落对方身上的要点部位。春兰姨脸带些许羞涩但却向着刘贵仕使了个挑逗又妖冶的眼色迅速闪进小木寮去，旋即又探出头来窥望着刘贵仕的动静，却只看到他六神无主模样木然僵立着。凭她直觉，可明显看出他正在为一个情欲理智交错冲击力的矛盾抉择作着垂死挣扎。从他爆红的脸色也能察觉到他的欲焰的沸点，她於是斗胆蓄意对他提醒着说道：“快有人上山来了！”局局促促，等到两人架好阵势，弓上了弦，就迫在眉梢俯仰之间的亢奋刹那，山脚下却突然传来了贵仕女儿秀葵的呼叫声：“爸！我给你带肉粥来了！”两人惊惶失措，衣冠不整尴尬地从小寮内闯了出来。秀葵年纪虽小，但多少已懂得男欢女爱的事，尤其是她看到春兰姨那副散乱的头发和汗水淋漓的情景，就约略知道方才在木寮内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了。她红着腮颊赶忙把饭格递给她父亲低着头转身便走了。两人面面相觑，方兴未艾的酝酿着，两道充满欲焰炯炯发光的视线已在燎原之火中狂妄地燃烧着。春兰姨迫不及待地松了衣着复紧贴着刘贵仕裸露着壮硕的身体，大有霸王强上弓之势，就在浑身解数力求完美满足的顷刻间，木床竟负荷不起这疯狂的冲击力应声垮塌了。两人无可奈何狂笑着狼狈地相拥着站起身来，春兰见到刘贵仕那架似乎顶天立地魁梧的身形，灵机一动，就像老树攀根里应外合那样双脚紧缠在他的胯骨间摆荡着不放，她就在那一轮亦仙亦死出神入化的翻转大快朵颐一番后，仅见她红光焕发如沐春风般一脸的满足。瞬间只见她又围上那条露出两片浑圆臀肉的浴巾飘逸地哼着山歌并捡起地面上一些方才完事善后的细软直往水井走去。

刘贵仕每天都是从日头东升到太阳日落西山，整天就是不停歇的在园里和山上流转。修树铲草，施肥摘果实，踏着



轻快的脚步挑着一筐又一筐肥硕的杨桃豆蔻，他满面春风，期许着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将来。晚上吃过晚饭后就喜爱倘佯到村里咖啡店那儿南腔北调吹擂一番，再添几口芭酒壮壮身，然后醅醅酊酊语无伦次的细数着奶妈春兰这样，春兰那样，举凡村里人，不论男女老少，一听到春兰这名字，就知道已是场场压轴好戏；讲的人活龙活现讲得眉飞色舞，听的人也听得心猿意马渗出耳油。更有人乘机追问春兰爆他爱穿后门趣事。刘贵仕半醉半醒却理直气壮地扬声说道：“这是千真万确的，每回只是那么拐个弯后门就赫然在眼前，她前门那儿呢！久没人清除料理，只见野草丛生，路口又狭窄，总错过了那门户，有谁想走？所以经常朝着后门走。”句句珠玑正中下怀，引得茶友们嘻哈绝倒。每晚临睡前，是小俩口趁一天劳碌干活后唯一体现恩爱亲昵的美好时刻。“细花，两姐妹都快入学读书了，你这个肚子空摆着做什么，不要说多，添一两个男的凑个数就好了。”说着说着就嬉皮笑脸那小伙竟张牙舞爪雄赳赳的朝着前线那儿挺进。

“日做夜做，怕你铜身铁骨不融掉才怪！”细花作欲拒还迎状半推半就敷衍着调皮地说。

刘贵仕竟然放肆起来手口并用含糊地说道：“调剂调剂嘛！”

旧木床抵不住强震，一摇动就唧唧作响，隔房还没熟睡的俩姐妹听到声响，遂惊慌叫道：“爸！外面好像有人撬门！”

细花抑不住嘻一声笑了出来，贵仕忙着在她肥臀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一边向俩姐妹哄着说道：“把耳朵盖起来贼就跑了。”

翌年又是风雨飘摇的九月天，千祈万求，不知拜了多少神佛，许了多少个愿。



刘贵仕把细花那个圆鼓鼓的肚皮当杂耍玩着。说道：“你猜是男的还是女的？”

细花不假思索随即应道：“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刘贵仕什么好事都没做，就是眼眯眯的一味瞪住细花那个滑溜溜的肚皮，就只是好奇地想着怎样去征服它，仅仅欠缺的也是这个新窍门，细花也倾全力地配合。

只见他即紧张又喘嘘嘘地喟叹道：“高不成，低不就，就差它那么个毫厘，真不如意，唉！”

细花调侃着说：“人家是老马识途，你这头老马居然连这道小路都荒弃了，还逞什么能？看你还是小心点，弄伤了孩子，生出来头就扁扁的。”

“那索性就叫阿扁咯！”贵仕漫不经心应着。细花边牵就着丈夫的需求晃动着超重的身体边俏皮地说道：“小孩子临月手多多，经常都会踹着肚皮玩，你要小心那儿被孩子逮着，那时进退不得，看你狼狈不。”

刘贵仕不以为意大笑着说：“那有这回事，该是天下第一招吧？”

就当兔龙交棒的年关，家家户户正兴高采烈地在搓着红白相间的汤圆时，细花肚里的孩子就迫不及待的嚷着要来庆团圆。刘贵仕手忙脚乱，总摸不清方向的找到这个，又找不到那个。待到接生婆找来了，孩子早已先报到一步。

可是，却见接生婆脸青唇白慌慌张张对着刘贵仕说道：“好像不行了，出血不止，可能会是崩血山，快找车送去医院。”

一切都是在跟时间竞跑，几个慌张，人都懵懂了。医院又告知同型的血液已用罄，就只是这样，一个生命就是这



样短促又轻易地在聊无声息的情景中撒手西去，没留下只言半语。刘贵仕痴痴地凝望着细花那脸无血色冰冷的尸体时，似乎仍不能接受一个事实的转变，紧紧地握着细花那冰凉的纤纤十指，这双小手曾经塑造了几许欢乐时光，又赐予人生无尽的期许。刘贵仕虽劝着女儿不要哭，不要悲伤，自己却偏偏遭遇了此切肤之痛，难免哭得死去活来声嘶力竭，几乎连说话的声音都没有了。反累了两个女儿不断一旁苦劝：

“爸！你就不要再哭啦！”

刘贵仕睁大着眼睛，频频瞪着甫出世的孩子，虽然是个男婴，但怎样都挑不起他一丁点欢心，因为他总觉得这代价太过惨重了，许久许久，这点不平衡心理总不能克服下来，就连给孩子取个名字都没了心思，最后还不是在亲友们再三纵恿下，才让真君大帝取了『耀宗』这个名字。刘贵仕对这个名字始终感触良深，在他眼神中可隐约看到些许不寻常的怨艾，他经常都在想着这是一命换一命，细花辛辛苦苦怀胎十月，万万没想到所怀的竟然是一个索命机制。当她腹大便秘时，仍坚持着上园去，他还是苦口婆心的呵护着：“好好在家休息，不要太操劳，千万要把身体保养好，分娩时才比较顺利。”

细花却嘴尖舌利这样回答了一句：“上园也是运动呀！”

看着家家户户都在过冬节吃汤圆，欢天喜地圆圆满满的。唯独刘贵仕噙着泪水面对着那刚供奉的神主牌位发楞，喃喃自语着：“为什么会是这样？前天还嘻嘻哈哈活龙活现的一个人，今天就变成了这块不言不语的木牌，到底是因为什么？”

春兰姨这女人在村内已是个公认的不祥人物，甚至许多人竟然把她当邪魔那样敬而远之；她的一举一动，经常都



会被人从背后指指点点，由於她经历了几度不幸丧夫之痛的连续严重打击，因为抑压不住情绪消沉以致在性格上稍微放浪些。设想一个女人家怎经得起流言蜚语的无情噬害，甚至在形象上已落得个不脛而走的泼妇或白虎星之类的侮辱性称号；也在此冤屈的命数下相继被婆家当扫把星那样可怜兮兮无情地撵出门来。尽管如此，她仍然我行我素，癖性难改，她也一再强调，河水不犯井水，谁奈我何。尽管命途多舛，最终也会得到个因果报应。春兰姨也从悖谬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历练而朝向顽强，她认为尽管命运是如何的乖谬，只要抱着一个不弃不挠的坚持，一切都可应对自如的。你越怯懦不敢抬起头来，人家就是更会落井下石那般来压榨你。

在细花打斋作功德当晚，春兰姨就在烦乱的诵经声中众目睽睽之下，坚毅地排除了万难辛苦地甩开了所有玷污眼光，才胆敢地打扮了一个光鲜素色的新形象泰然出现。她已适应了那些鄙夷、睚眦恶毒的羞辱眼色。她觉得身处这种充满压力的境地，懦弱一点也不行，必须保留着那一层尊严保护色。她就是以顽强孤傲的抗拒力在那仅存的生存空间游说，又踽踽在那早被荒弃了人性的小角落，这也只不过纯粹是为了榨取些许包容。她自问自己并不是什么瘟神鬼魅，她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永被命运摆弄不幸的小女子，她现在所期求的只不过是那么丁点儿立锥之地，而且仅仅要求给足个人的基本模样就可以了。

一出世就见不到娘的小耀宗正在哭闹着，俩姐妹呆手笨脚的不知所措，春兰姨见状忙着上前去把小孩抱起来哄几哄，才不稍一会儿，小孩就已静悄悄乖乖的睡去了。刘贵仕亲眼看着，心里头有说不出的感动，其实，他对春兰的出现，心里并不很踏实。毕竟，总是避不开人言可畏；但这可又是人家的一番心意，无论怎样也看不出她会是乘人之危，刘贵仕也扪着胸口自咎，这个时候确确实实的须要一个女人！



细花的不幸骤然去世，这种在精神上的迎头痛击，刘贵仕顿时像瘸了一边臂膀那样，也像丧失了一座航向人生目标的导航灯塔。在爱情力量的感染下，一个生命便可以重要地维系着一个生存理念。但现在，一个转念，一切皆等於子虚乌有，正逐步的走向自毁边缘。刘贵仕几乎是万念俱灰，胶园弃置不理，果园荒废，整个人落了形，他学懂了酗酒滋事，每回喝得烂醉如泥，惹事生非，有几回还狠狠地被人训诫一番；更无可救药的还是赌到焦头烂额，竟然有人找上门追索赌债。好好的一个原本充满着无尽欢愉的小家庭就在短暂的时间内眼看着就快垮塌了。

人的本性经常是在陷困的境遇中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伪善恶。春兰姨设身处地的怜悯着这三个失却母爱的孩子，她真的蛮希望刘贵仕能给她一个位置，让她诚心诚意接下这个棒，尽一切义务去抚育这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可是一个缺乏人道的事实苦苦无情地困扰着她，那三个孩子都因嫌怨她过往的邈邈形象而不肯亲近她，坚决地婉拒了她的关爱；春兰姨她未曾灰心，孩子是可以假以时日慢慢开导，她始终深信感情是可以培育出来的。但令她感到最心痛的还是刘贵仕本身，对他几次表白了这份诚挚的心意竟然仍无动於衷。春兰姨虽是一身历练，但还是摸不透他的心意。她曾经几回在绝望之余想把心一横，就想自行完全舍弃，因为她真的受不了他对她的冷漠态度；自忖着既然有所付出，为什么竟然得不到丝毫回报。可是经再三慎重思考之后，还是决定以一颗爱心作为大前提，决心忍耐倔强地厮守下去，她断定人心是肉酿成的，它是会改变，也可以去改变，总有一天。

春兰姨是秉持着一个坚毅的信念而把一生心力豁了出去，她就是悉心调理和辅导着刘贵仕这段因丧偶而心力交瘁的过渡时期。她不惜倾全力去弥补刘贵仕所遗留下来园务上的荒疏。她去割胶，她去采杨桃，摘取豆蔻；她没什么厚



望，她只殷切期望着的就是想看到刘贵仕何时能绽露出一脸欢颜，尽早恢复他的元气。

那天晌午，春兰姨正在胶园里埋头清除野草，满身大汗正锄得起劲那当儿，耳尾就好像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在叫她：“阿姨！阿姨！”仓促间一个回望，她真的是喜出望外，连连眨了几下眼睛，她万万没想到是已长得亭亭玉立的秀菊在叫她，这下她可不敢怠慢，立即撇下锄头迎了过去问道：“有什么事？”只见秀菊笑脸殷殷地说道：“阿爸见你没回家休息，叫我给你送午餐来。”这当儿她听着眼泪几乎无缘无故的就要淌了下来。秀菊又接着说：“阿爸说人家看到这里山猪出没，叫你要小心。”

春兰姨目送着秀菊的身影隐没在山脚后，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心想，一切开始有了转机，依此看来在这些时日里所付出的努力已经全然得到了回酬。往后的日子有了这么一个眉目，她真的是宽慰不已心安理得。

武拉必村内的真君大帝正上演着年终酬神戏。当锣鼓一响起，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围拢到台前来。看他们有得看、有得玩、又有得吃，这才是一个纯真无忧无虑的快乐世界，他们无须去顾虑到大人世界里一切无所谓的烦扰。

在经过一场类似困兽斗的抉择之后，刘贵仕终于根除了心头上那点人言可畏的障碍，他是觉得必须鼓足勇气去赎回一个人原有的本位，总不能糟蹋着自己去屈就于迂腐的世俗眼光。

今晚他昂首阔步且亲昵地挽着春兰姨的手，带着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向世人昭示着一个既定的事实；这是一幕正常的人生即景。刘贵仕尝试着从万头攒动中挑出几道认同的目光，来堆筑着以支撑那被鄙视已久的人格。他一而再重复地环顾着周围的动静，肯定了以往那些恶毒挑剔和蔑视的眼光



已逐渐消失。于是他给自己增强了多少说服力，竟然像是漠视了一切那样昂然地渗进了人群里，指着台上的演剧者对着女儿说道：“他们在演着什么你们懂吗？”秀菊秀葵听后一脸茫然地频摇着头说道：“我们那里知道，阿姨你知道戏台上在演着什么吗？”春兰姨真没想到问题突然间会推到她身上来，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应对，只好硬着头皮胡扯一通：“人家常说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他们兜兜转转演的也不外就是这些吧！”

春兰姨始终都会感激着刘贵仕赏赐了她这个宛若获得重生的机缘。她不断回忆着那天在醉乡楼摆了两桌酒席，场面虽说寥寥，但意义却重大。刘贵仕一紧张就会带着轻微的口吃，但还算很自然地当着众亲友的面前郑重地恢复了她那被人践踏已久的位置；她真的感到无地自容满眶的热泪就直淌了下来，因为在外闲荡了这么多年，所承受着的尽是酸言冷语，就是未曾感受到这样自在过。就算这名份有多卑微也无所谓，只要能给她站得正立得直，她也就心满意足了。拥有了这么一个被肯定的名份，春兰姨更是死心塌地刻不容缓的护理着这个小康之家。日子熨熨帖帖地溜窜，扩建翻新屋子，孩子们长大了，需要有自己的活动的空间，也随了孩子们的心意增设了几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新的环境就这样妥妥帖帖的被安置在欢乐之中。

多少年来都一直保持着这种饭后必溜达到村内咖啡店聊天放大炮的习惯。刘贵仕在疏离了那段浑噩颓靡的日子，与春兰姨在达到谅解的情况下撮合后，也俨然获得重生似的：生活过得写意，心情也就格外开朗。茶室里清一色是上了年纪的老男人，在谈笑间总是小声说大声笑离不开情情色色的荒唐事，因为刘贵仕已经明媒正娶的把春兰这个婆娘接进了家门，所以时不时会扯到他头上来，又总爱牵扯着床上趣事，什么味道怎样怎样？什么功夫如何如何？还有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总之鸡毛蒜皮的，刘贵仕只是憋在心底什么都不讲，过后缓缓的咽了一口酒他才慢条斯理神秘兮兮凑近人家的耳边低声说道：“我家有口溢洪道，你们家有吗？”茶友们听了个个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云。

春兰姨雀跃万分的开心得像个小孩子那样迎接着新年的到来，她总觉得今年这个年的意义确实特别非凡，而这不同之处在于刘贵仕和孩子们和她之间前嫌尽弃，公然接受了她，能够在这个家庭里奠下个主导地位，且重新翻建了家园，在在的一切都标榜着一个新的伊始。这正是象征着坦荡地进入了一条有所依据有计策的人生大道。

刚添购立体声的电唱机正播唱着龙腔雅韵的新年歌。转眼又是新年到、希望今年会更好、把烦恼抛云霄、迎接新年乐逍遥……通天价响的音乐就在山腰处回荡个不停。

春兰姨今晚对刘贵仕吃过晚饭后不想出门，这现象有点不寻常。她正想开口探问，刘贵仕就已先投诉着说道：“这几天常头痛，今晚痛得更利害，应该是天气作怪吧！”春兰一听到他头痛不舒服胸口即刻忐忑着跳个不停，遂劝着他说道：“如果痛得太厉害，一定要去看医生。”

“头痛是小事，看什么医生，驱风油搽一搽就好了。”刘贵仕还吃了一包三脚标头痛散，吩咐孩子们电唱机不要太大声，就迳自进房休息去了。

多年来总是寄人篱下鬼鬼祟祟的避着人家的诅咒过着不像人的年。所以有了这个自立门户的年就索性要过得隆重排场点，春兰姨因而忙得不亦乐乎，她除了给大家增购了不少昂贵又华丽的新衣，更不辞劳苦把幼时母亲所传授的制糕饼手艺大派用场。

三更半夜突然从房内传出来一声巨响，春兰姨忙卸下手



上的功夫，冲进房内看个究竟，一看之下，竟是刘贵仕从睡床上翻落在地上，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惊惶失措的几乎就要昏厥过去，一边却遽呼着儿女们到来帮手。

折腾了几个小时，天都快亮了，才请到一个肯上门的医生。经诊断后医生肯定的说：“脑溢血，人没有了！”

春兰姨听后痴痴呆呆地瘫坐在古申椅上，就看着躺在厅中僵直不动的刘贵仕，她憬悟着自己难道是在践诺。在她脑海里已开始澎湃着那一道绵延不绝隐伏已久宿命的阴影；她哑口无言，欲哭无泪。儿女们的哀嚎声掩过了不远处传来的庆年歌乐声，天才朦朦亮，春兰姨无所适从落落寞寞的在门口踟蹰着，眺望着北面头那个山腰处，只怨那一抹不拘季节的烟雾就是终年不散地笼罩着、围拢着。在这短暂的顷刻间，她一生所经历悲怆事迹，全都浓缩而凝聚在即逝的刹那。她晃着头独自沉沉地嘟哝着：“命就是命！”

（注）：北面头，一个从人们记忆中陷落，被历史淹没已久的小村落，位於大山脚山麓北部。曾经有座寺庙『金狮洞』建於此，后因马共经常在这一带森林中活动，英军为杜绝渠等经济共援路线，不断炮轰有关地带；『金狮洞』惨遭池鱼之殃，在迫击炮火力猛力的摧残下，只剩下一片片残墙败瓦而已，而北面头这个村落也就随着历史永远消失了。

（重修於2011年5月10日）



升降机的后门

● 勿勿

前面这座宏伟、豪华的商业大厦里，大厅上一排的升降机，在他眼中只让他联想到一只只猎兽的笼子；百多立方尺宽的空间，困住了一群群衣冠楚楚、面无表情的上班族。金属大门开处，一些肢体被塞了进来，然后逐层被送了出去。

对他而言，处身升降机有如涉渡劫难，但舍此，这双脚又经不起上下楼梯的折腾，所以只好忍辱偷生，挤在熟识和陌生的面孔间，带着微微晕眩地注视跳动的数目字。这时候，他总有一个疑问，升降机为什么没有后门？！如有，至少能让他减轻降格为兽的堕落感。

这是上午八时半，人群像水银般滑动，朝九晚五，上班的白领，在一排升降机的吞噬和呕吐间，融入刻板的时间表，消化剩余的一丁点感觉。他也是其中的一具行将腐化的行尸，至少他自认如此，三十多年的奋斗，也打拼不出个春天来，日子却逐渐僵化了，现在，已到了面临退休的窘境，焦虑感更是强烈了。每天当他清瘦的身躯，夹在绅士仕女衣香鬓影的缝隙间，呼吸着混合护肤品和体息的空气，便有向后门逃逸的冲动，他的神经是那么脆弱，常在下意识伸手去寻找后门，但触手的却是冰冷不妥协的不锈钢。

这种感觉碰触到他孩提时伤痛的记忆。六十年代，镇里唯一的一座高楼设有一架当时最新式的升降机，门开处，一踏足进去，地板上有一个微微凸显的Otis标志，格外显目，一位操作员阴沉地坐在高脚凳子上，沉着声音问：上几楼？当时乘搭升降机只为满足对高度的新奇感，当然要到最高一层。他瘦小的身子夹在大人们的硕大的身体后头，升降机慢慢上升，当最后一个乘客离开后，升降机里便剩下他和操作员了。就在那时，升降机突然停电，狭小的空间漆黑一片，他感觉那操作员的身体就挡在出口处，也闻到急促的呼吸和怪异的体息，他惊怕得身体僵住了，不由地抖索起来，双手救助般向四周乱抓乱扒，无力地想寻找一个逃命的后门。

多年来在精神上，这个救赎后门却从未出现过。

非物质典当

● 勿勿

从党所出来，吩咐司机载我到城外某处。刚才开会时的一番争辩，使我感到有些怠倦。因为全国大选将至，气氛不觉有些紧张，有些党员怕分不到选区出战，互出奇谋争出位，有些怕自己的形象不够突出，不断在发表偏激的言论，又有些怕自己平日的言行作为不被选民认可，尽量在作补救及提升的工作，更有些专挖掘他人隐私，作人身攻击，基于这些因素，这次他们咬住我的桃色传闻不放，也是意料中之事。

有无做过见不得光的事，一律都得否认到底，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法则，否则，你必然会被踩在脚底，永无翻身之日。

行过一段曲折的路程，来到一座隐秘的建筑物，下车前我左看右顾，小心翼翼观察四周看有没有人跟踪，不然明天准又见报。

在建筑物不显眼处挂了个招牌，上面写着“非物质典当”，旁边有个类似魔鬼尾巴的标志，下面还有其他语文，像是授权经营之类，相信营业网络相当广阔。

大厅有一些人在进行着买卖，气氛十分肃穆。我眼前的柜台小姐头也不抬地问道：

想典当些什么？灵魂？人格？还是尊严？

我有些腼腆地说：我的人格和尊严已经典当给你们，还没赎回就只剩下灵魂。

要典当多少？

钱我有。可以更换其他的价值品吗？

要什么？

选票。

散文 2则

● 张晓君

一、回忆永远的二舅

感谢航空公司互相竞争削价，我们得以买了零机票去山打根。小时候，每年都会随母亲和小阿姨去山打根给外婆庆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停止了。2009年，我将嫁作人妻，也将在之后离开美丽的故乡，难得天做合，我和母亲、大姨、小阿姨，还有大舅母，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启程飞向山打根。

木材是沙巴经济的命脉，山打根曾经是风光一时的沙巴首府，现在却变成老人城了。我们在山打根的三天，都窝在家里，又是擀面做包子，又是酿客家豆腐。我身为沙巴人，虽不是客家人，也会一些客家话，他们所说的客家话，我都能理解，却怎么也无法复述。

我还记得酿豆腐的那个下午，馋嘴的我见煮好了，先向小姨讨了一块。原本打算躲着吃，碰巧二舅进来厨房，我自然就和他分享。当二舅母计算成品时，发现少了一个，我立即说：我拿给

二舅吃了。二舅无端端被我陷于不义，我却因此获得“免死金牌”。我的谎言被拆穿后，大家都觉得好笑。只是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亲爱的二舅。

半年后我出嫁，二舅还说着要举家大小，开好几辆车子，从沙巴东海岸的山打根，奔波五六个小时，到西海岸的亚庇参加我的婚礼。未及一周，二舅突然胃疼进院。原本说只是检查，然后说有阴影开刀以测安全，最后是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可准备后事。

我结婚那日，二舅坚持家里一定要有人来观礼。表姐妹都来了，还把我在教堂行婚礼的过程用手机视频拍下，让卧病在床已经不能言语的二舅观赏。听说二舅当时边看边微笑，我知道他一定为我的幸福感到欣慰。

二舅在我的回忆里，将永远如2009年那时般健朗、亲切、和蔼。

二、扫墓时节

2009年，我将嫁作人妻，还将离开美丽的故乡。于是特地在清明节买了机票，从都城飞回沙巴扫墓。

扫墓的第一站，是母亲那方的先辈，位于沙巴东海岸的山打根。我在亚庇汇合母亲与姨妈们，一同乘搭飞机启程。除了我们从亚庇来的“娘子兵”，还有在斗湖落地生根的表哥单枪匹马赴会，连同山打根的本地姜，一伙人浩浩荡荡去扫墓。

团里最年轻的，是表姐的女儿，我的表外甥女，约莫六岁吧，用抹布替她太公太婆的墓碑“洗白白”，似模似样。我的母亲还循循善诱地教她如何给先辈点蜡烛和祈祷。（母亲来自天主教家庭）我们还给这小女孩介绍墓中人，她母亲的圣名，就是她太婆所取，和太婆的圣名一样；再看看太公的姓氏，和她母亲的姓氏也一样哦。

扫墓第二站，是距离亚庇不到两个小时车程的吧巴（Papar），有我的公公、婆婆和太婆的墓。路途虽然不远，但必须赶在天亮以前抵达，而且最好在清晨八点以前结束，不然就会被太阳公公的热情搞得汗流浹背。以前去扫墓，我每次都在摇晃的车子里继续我的美

梦，然后祭拜完毕回家时，又在车子里继续呼噜大睡。

我从小就知道去吧巴扫墓不简单，睡眠被剥夺，斩草洗碑很辛苦，而且在那些传统的华人义山里，走着崎岖山路去找先人的墓碑，一不小心可会摔得一身泥。不过很奇怪，我每年都期待清明节扫墓的日子。不是因为扫墓后，有烧肉烧鸡或红龟粿吃，而是每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会遇见很多不常见的亲戚，听他们说父亲小时候的故事，还有机会复习公公婆婆的名字。

太婆生在“女人没有名字”的年代，她的墓碑只写了她的姓氏。打从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父亲就让我为需要焚烧的纸祭品，写上公公婆婆的名字。有时候，我也会获得为墓碑上的字添色的重要任务。我对素未谋面的公公，如此熟悉，正因如此。

我最喜欢每次扫墓完毕后，大家“就地”聊天，偶尔看到父亲小时的玩伴带子孙来扫墓，父亲就会给我们这些后辈介绍。因此，在我婚礼上，我对那些出现的伯伯叔叔阿姨们，也就感到不陌生。

竹蔗花

● 文与图：邓长权



在我住家对面车房边，邻人在空地上栽了些花花草草。不知几时，栽了一丛竹蔗，当它的花开得簇簇像皇冠模样，米色的，十分好看，才知道那是多年没见的竹蔗花。

真的，多年没见竹蔗花了啊！

它使我想起了从前，故乡那一丛竹蔗树。

我的故乡，有一片园，是种黄甘蔗的。我年少时在蔗园干活为生。因为满园黄甘蔗，不感新奇，母亲不知从那儿找来了竹蔗苗，种在破落的猪寮旁。竹蔗生命力顽强，不加管理，也能长得十分硬朗强壮。

我们的园栽种黄甘蔗，我小时喜欢吃它。我知道竹蔗比黄甘蔗清甜好吃。但是，竹蔗皮太硬，懒惰啃它。

我最欣赏竹蔗开花，它的花一簇簇柔柔软软，像绒毛织成的皇冠，十分耀眼。而黄甘蔗却从不开花，缺少什么似的。

记忆中的竹蔗丛，种植后没有谁去打理，比如为它除去残枝败叶，为它施肥，旱天浇水等。简直是让它自生自灭。由于长在猪寮旁不阻碍环境，没砍来吃及售卖，竟然愈长愈茂盛，密密繁殖。竹蔗栽种容易，茂密成林时像竹芭，要消灭可有困难。它的叶子还有尖尖的毛和刺呢。

记得正当面对茂密竹蔗丛，计划如何消除时，在烦恼中，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歪风，整个半岛蔓延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病状正如过去棘手的H1N1流感一般，有人说是瘟疫，那病状发烧喉咙痛，病情反反复复难根治。连医生都穷于应付。这时，民间土方纷纷传出，而竹蔗煲水喝能去除病疾，传得热腾腾。于是，大家忧心忡忡四处寻找竹蔗。我家有一大丛竹蔗纸包不住火，个个前来讨取。而我们慌忙先砍下一些留着服用，其余的不消片刻，便给人家抢光了。

说来也真是有趣，正当烦恼种在猪寮旁，会开花的竹蔗，如何除去，想不到一场疾病来袭，成了万户争夺保命良方，而不消片刻烟消殆尽。

我想，这丛竹蔗树，此生此刻，应是它做出最伟大贡献，生命发挥得最亮丽时刻吧？

最后的

樱花雨

● 郑宜欣

秋冬是大地的疮疤。三月，春意逐渐浓厚。恬静沉郁的冬，被叽叽嘎嘎的鸟叫声覆盖过。大自然带着顽强的生命力，让大地开始呼吸，周而复始地滋润着每片绿叶，把万象更新一番。微风习习，风情万种的花儿们散播着花粉，示意春天的到来。今年的春天，原该被敲响的是春天的钟，但突如其来被敲响的，却是连连的地震和海啸警报。这样的一个春天，报章上的报导，字字敲心。是真也是假的谣言满天飞，侵噬人们恐惧的心。我也几乎忘了快接近樱花盛开的日子。那是于某个早晨，打开家门，看见满地的粉白樱花瓣，樱花又降临的意识才被唤醒。

今年东京的樱花依旧不比往年逊色，朵朵争艳斗丽，不遑相让。空气里花蕊飘逸，脚底下花瓣万千。被野樱粉刷成一片粉红色的城市仿佛告诉我说，浪漫，其实很简单，只需自然，不做作。然而樱花最怕就是遇上一场大雨或刮风。轻微的骚动，也会使它趋之若鹜，纷纷从树上哗然而下。如此落英缤纷，花瓣



翻飞的景象，日本人称之为花吹雪。花吹雪时是最洒脱，纵然而失，不留任何眷恋。因为短暂，所以也叫人怜爱。让人甘为其刹那的辉煌怒放，干脆俐落的凋谢而疯狂追随。这就是樱花最吸引人之处。

今年无暇去赏樱，从家里来回校园的途上，有个公园。每每到了这个季节，经过那道樱花林，飘扬的花瓣热情地掉落，贴附在头发上，肩膀上，和单车篮内，为我增添小色彩。瞬间让人赏心悦目起来。公园里不少大学生弃用室内餐厅，捧着便当啤酒在樱花树下聚餐。好几次，我还差些撞倒在小径上，为了捕捉风中坠落的花瓣而忘情的女生。看到日本同时被一片粉白色的花海和震后阴影笼罩着，人们依旧乐观地围绕着樱花天旋地转，还是一番安慰。

311震灾，为许多人造成了恐慌，及难以弥合的伤疤。既然悲剧已发生，就好好医治它，不然随着时间增长，反而会它更溃烂。如今能做的就是拉长脖子挺起胸重建家园，昂首跨步迈向明天。最后的樱花雨，也发生在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预测不到。也许那是悲凉的，但也是曾经美丽过的。

爱，在马来西亚

早在15世纪，西方国家已觊觎马来亚这片土地。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先后把我们的领土给占领。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主要是利，而缺乏的是爱。他们只知道掠夺香料等农产品，却忽略了土地上的人们。简而言之，他们不懂得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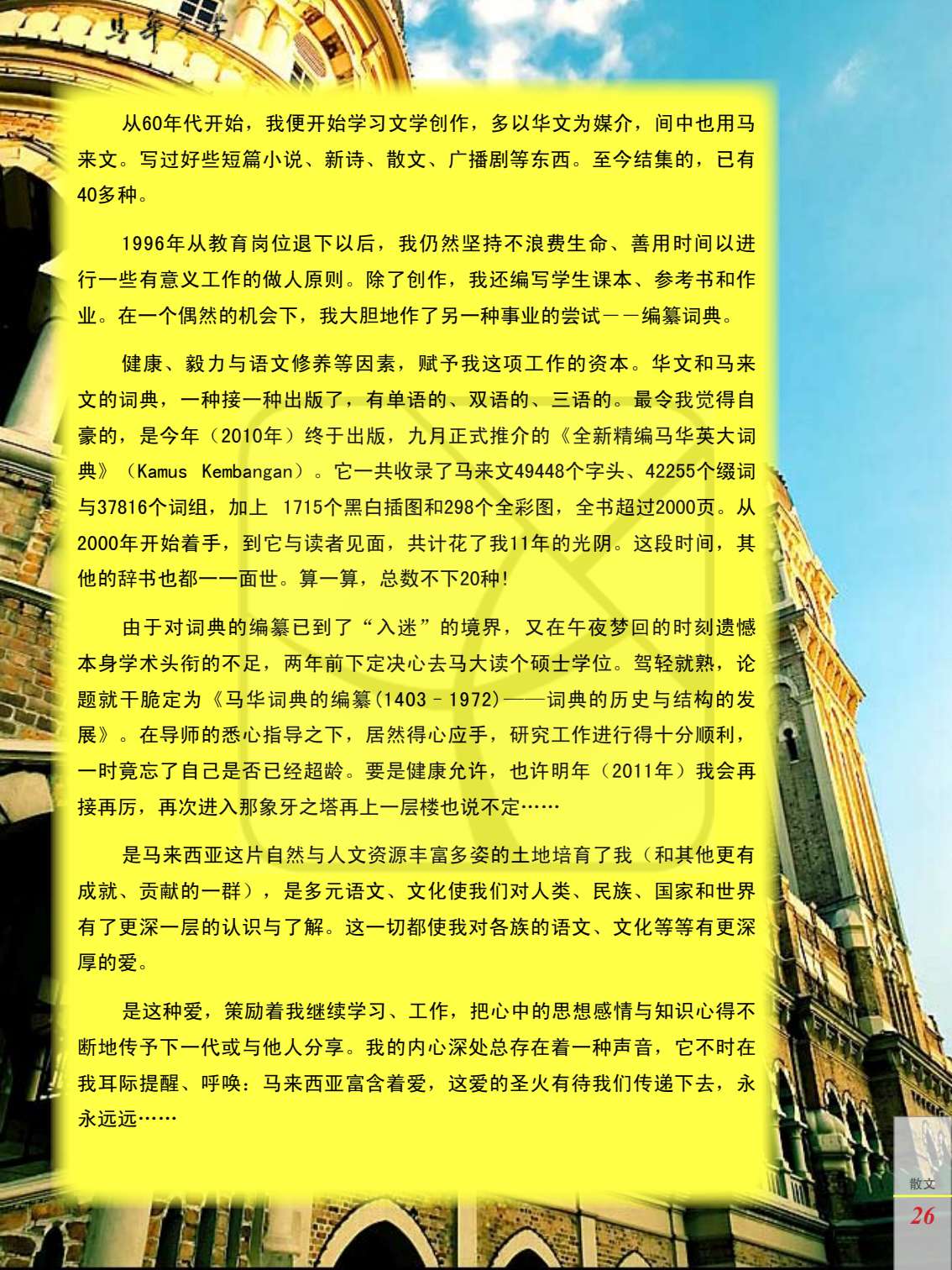
我，生长在马来亚。这里的丰富资源，提供我们生活的根本。1957年，马来亚取得独立。我在独立广场跟着大伙儿高声欢呼“默迪卡”，为祖国终于摆脱殖民地统治，获得自由自主而热泪盈眶。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砂拉越和沙巴加入成为我们的一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资源。其实，这些都是爱的先决条件。它们不断孕育各族之间的大爱。

感谢父母，在二战过后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毅然决然把我送进学校受教育。在非常困难的境况下，我总算受过了12年的华校教育。我打好了华文的基础，也对英文有了基本的认识。

经过三年严格的小学师范训练后，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华小教师，且具备第二语文（国语）的教学资格。环境的迫切需要，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国语。为了本身，更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课余进修，成功考取剑桥文凭以及高级教育文凭，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自信。

1974年，一起意想不到的车祸，突然让我体会到生命苦短，做人需奋发图强以不辜负此生的道理。于是我申请进入槟城理科大学校外系修读人文系课程。四年过去了，最后一年得去理大全天上课。政府允许我半薪留职，没有了后顾之忧（当时已有了家室），得以顺利考取第一个学位。

我在理大人文系主修文学，以马来文学、印尼文学为骨干，旁及世界文学。这一方面满足了我偏向文科的兴趣，另一方面又增添了我在文学天地的知识。大学毕业后，我被调到中学任教，教的科目包括华文、中国文学和马来文。



从60年代开始，我便开始学习文学创作，多以华文为媒介，间中也用马来文。写过好些短篇小说、新诗、散文、广播剧等东西。至今结集的，已有40多种。

1996年从教育岗位退下以后，我仍然坚持不浪费生命、善用时间以进行一些有意义工作的做人原则。除了创作，我还编写学生课本、参考书和作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大胆地作了另一种事业的尝试——编纂词典。

健康、毅力与语文修养等因素，赋予我这项工作的资本。华文和马来文的词典，一种接一种出版了，有单语的、双语的、三语的。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是今年（2010年）终于出版，九月正式推介的《全新精编马华英大词典》（Kamus Kembangan）。它一共收录了马来文49448个字头、42255个缀词与37816个词组，加上1715个黑白插图和298个全彩图，全书超过2000页。从2000年开始着手，到它与读者见面，共计花了我11年的光阴。这段时间，其他的辞书也都一一面世。算一算，总数不下20种！

由于对词典的编纂已到了“入迷”的境界，又在午夜梦回的時刻遗憾本身学术头衔的不足，两年前下定决心去马大读个硕士学位。驾轻就熟，论题就干脆定为《马华词典的编纂（1403 - 1972）——词典的历史与结构的发展》。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之下，居然得心应手，研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一时竟忘了自己是否已经超龄。要是健康允许，也许明年（2011年）我会再接再厉，再次进入那象牙之塔再上一层楼也说不定……

是马来西亚这片自然与人文资源丰富多姿的土地培育了我（和其他更有成就、贡献的一群），是多元语文、文化使我们对人类、民族、国家和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与了解。这一切都使我对各族的语文、文化等等有更深厚的爱。

是这种爱，策励着我继续学习、工作，把心中的思想感情与知识心得不断地传予下一代或与他人分享。我的内心深处总存在着一种声音，它不时在我耳际提醒、呼唤：马来西亚富含着爱，这爱的圣火有待我们传递下去，永永远远……

五指豢养的

● 许通元



孤独

开始怀疑自己时，是从怀疑你开始一个月后，你又回归原本的位置，比上次逗留的时间，地位更长久稳固纵然你还是那一套衣着，语调，作风。虽然你给予我的味道更加强烈，诱惑甚至有点难以抗拒。

觉得自己比讨厌的猫咪更令自己讨厌地挨过你身畔，就是坐在旁边看报纸也好，可以随便在你开着大声的音乐内，跟你闲聊几句。虽然我多数都意识模糊，不知晓在谈什么，而你所说的言语总是被DJ嘈杂的喉声或播放的音乐掩盖。我呆坐那儿，主要是可以轻柔的学你说句话，面对着你说话，已经令自己倍感满足。但是，内心却恐惧自己的无救药。

发现你总爱扯着嘴，外露被烟侵蚀的白齿在笑，也不晓得在笑我的话还是我的一切，包括可笑的脸孔，嘴型，总是单调重复的字句。总之，就似我俩一同共看某部影片时，你总是爱问我有什么好笑。可能你觉得那种生活是贴近你，最自然不过，而我只是敷衍某个演员的语调酷似我的旧友，让我情不自禁想起过去朋友不标准搞笑的场面与声调。其实是一只眼正偷偷打着你的脸孔，看着你的表情随电视荧幕投射的画面转变，那对我来说比较有趣生动，难以捕获的不感神情。或许可以无意中探知你内心所思及转变，四季的递转也不过如此。

骤雨突临。狂滴的雨点让你我被

逼逗留于同一个空间，而你总是探看腕表与窗外的天色。你感觉不足够时，立即往外跑，在户外瞧看雨势，那种眼睛与雨更贴近接触，仿佛玻璃窗似我般多余。而玻璃窗对于你的感觉，也正如我对于你的感觉。我无奈的摇摇头，不想发泄。

窗外的雨偷告诉我，那是足够让我看完这场影片后，还可以闲看你抽几根烟的时间。虽然你不曾在我面前表演过抽烟的姿势，是自然的优美还是扮酷的有型。想像你悠闲地抽烟，肩膀松懈的模样，因为我知晓你只是喜欢在我面前拼命咀嚼香口胶掩饰残留喉间的烟味。本身不喜欢别人掩饰得远离自然或逃离些许的自然，那都是教人恶心而且不耐看的。或者你是在意别人，并非我存在的空间。我身畔总有一些人，灵魂、躯壳、物品在晃来晃去或荡上荡下。

已离开我的朋友告知，其实烟瘾祇是欺骗别人隐瞒自己的玩意儿。我对你说出口时，你似乎欺骗我说已开始戒烟，室友的鼓励方式是每天只递给你三根烟。我只差没笑出口，还以为自己是老烟鬼，患上末期肺癌。其实我有什么权力或在乎任何人抽不抽烟的问题。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口中吐出，劝告人家别吸太多烟的警告。身畔的人哪个不知晓。说出口后，每次又略嫌自己似老太婆啰嗦样。

其实我也是受在乎你的人所托。她临走前曾背着你与我密谈数次，耽心你失落孤寂时，再也没人可倾诉。然而她误会人的位置可以轻易被取替。我不晓得你诉苦的坐姿或呆立的站姿是如何在她面前摆出。你在我面前爱死撑一副万事可解决的逞强样。其实内心的你脆弱得似易碎的玻璃，变动的情绪最易让你



表露无遗。我没向她彻底宣布失败。或许她已自他人身上或你的信笺中获知。每次总是对自己说别老是胡乱答应人家开口的事件，但是故事似时间上转动的齿轮，无时刻地重复运行。

你居所窝藏个人似的，让你不耐烦赶着回家的使命，是那么的明显，甚至可以将雨毒咒整世人，因为阻碍你们相见的时间。眼睛打量着你的心正往外面绕，然后你毅然地离开。室内空气不知是减少一个人还是落雨天的关系，温度持续下降。

我孤独留下，似雨在事后总遗留一大滩肮脏的积水。事后我才知道雨当时还是下得老大。自屋内想像豆大的雨鞭

打你离去的背影。而我发现五指豢养的孤独愈益膨胀，我甚至有点担心连自己都难以操控，似超大婴孩刺破子宫壁。我决定在两千年后不再参加任何人多的聚会。当我在某次你开玩笑地吐露，永远也不会参加拥挤的聚会后。背部没长眼睛，所以我不知晓你当时的笑容端正还是左倾右歪。

孤独扩展了铺天盖地的势力及疆土。我无助地痴等着抗拒孤独的人降临。无论如何，我不会期待会在我面前借故翻筋斗的救世主。事实是我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你们相不相信，你们的一切也是自己造成的。

逗号，老槟城三书

——兼《老槟城·老童谣》后记

● 杜忠全



关于“老槟城三书”，其实那是去年《老槟城路志铭》推出之时，我一时兴起而在部落格贴文里即兴提出的，说来纯属戏言。然而，因未曾照会，惹得出版社编辑满腹狐疑地在推介礼会场外问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乎，我只得说了，明年吧，明年我们就把《老槟城·老童谣》给整理出版，这样，“老槟城三书”也就凑齐了。说这话之后，我使得煞有介事地着手筹备了。

因此，所谓“老槟城三书”，那并不是一个自始即按部就班来完成的计划，反倒是“弄假成真”的成分多一些。要说有其坏胎，那就是源自一份浓浓的乡土情怀，然后分别完形并呈现为三本内容互异却血脉相通的小书。

关于第一部《老槟城·老生活》，那是我跟老槟城谢清祥相遇并相识，随后在他的引领下一次次地游逛老槟城的时光隧道，进而形诸文字来凝固生活记忆的部分成果。这一方面的相关情

节，此前已说了不少，故而不复赘言。至于《老槟城路志铭》，就得话分两头说了。该书所收的，其实是专栏小品的结集。我在南洋商报商余版的第二个专栏“岛屿纪事”，编辑约稿时即明说要写一些具本土色彩的槟城生活点滴，设想可能要包括引人垂涎的街边小吃之类的。只是，栏目交到作者手里，此后的情势也就操之在我矣。新栏目登场后，我在书写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关切点，故而以大半的篇章来集中处理乔治市的中文路名。或许有人会觉得，路名有啥意思？值得费那么多的笔墨？在现实的城市生活里，路名不过是指方导向的符号，百姓是日用而不知的。但是，早年羁旅在外的年月，每每与故乡人在异乡聚谈的当儿，这些偶尔在语言交际间冒现的老路名，总要触动身处异乡的人浓浓的乡思。因此，这样的写作因子，可说是早年在异乡的羁旅岁月里预早埋下的了。

“岛屿纪事”专栏完结之后，这些文章也就给闲置了，直到风云际会而予以结集时，又是几年的时间悠晃过去了。那当儿，那些在老市民记忆里经久都不曾剥落的老符号，正逐步落实为街道路牌的组成部分，这书，便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排上出版日程的了。现在来从实招认，那其实是存心要推迟早先有约之《老槟城·老童谣》的整理工作，才建议代入《老槟城路志铭》为2009年的出版计划的；按现在热门的说法，这就是如假包换的“隐议程”了！

早在2008年推出《老槟城·老生活》之后，出版社编辑便与我有了共识，说随后得即刻着手进行老童谣的整理，以便在2009年择期出版。只是，虽然我一直很享受老童谣的搜集工作，但是，一旦要将口头说念的方言童谣转写成文字，就远不是一桩讨好的工作了。



有见及方言童谣的大肆流逝与断层，因此，自打2001年开始在自己生长的土地安顿身心之后，我便断断续续地在自己的接触范围里主动搜集，但这一方面的整理与发表则多属被动。2006年欣逢乔治市开埠220周年，其时有任职报馆并被委以构思与筹划应景栏目的学生前来相邀与磋商——这算是教书行业的“售后服务”？我自己固然知道老童谣的整理已拖沓太久了，但老觉得条件未臻成熟，因此乐得旷日累时地搁置。面对找上门来的学生，我因帮不上太多忙而略有愧疚，便老大不愿意又心虚地提出献议，说或者就把这些老童谣给你整理发表了？原是指望他当即否决的——当时觉得这是莫大的福祉，但他居然给一口应允了！

斟酌方言老童谣的整理，并且以文字来发表与分享，光是童谣不足以填塞版位的，因此乃进一步考虑整体的呈现模式。在该栏目开跑的截稿门槛跟前，童谣、方音简注与童年忆旧散文的三结合，便在这般的情势下给逼迫出来了。

2010年快将来到末梢了，答应要交出的书稿眼见无以回避，因此乃在交稿限期再三拖延之后，大致将《老槟城·老童谣》整理成现在的这般模样。仅就童谣的部分而言，较之早前的报章发表，此次在方言的对应字上略有调整，但肯定犹有未尽完善之处。注音方面，报章发表之时特意回避的国际音标，此次成为我们考虑援用的首要方案。一般读者或许不熟悉这一套拼音方案，但不



碍事，我们随后会着手处理音频的部分——这是一种更直接的口音传递管道，只是，作为书面呈现模式，拼音方案是必不可少的，故而有此安排。

原订2010年岁末出版的《老槟城·老童谣》，后因繁复的校阅过程而展延，遂而决定配合7月份乔治市的入遗庆典来问世，因该书所收的方言童谣即这世界历史文化城的文化遗产。拖沓有年的《老槟城·老童谣》出版之后，早前戏言的“老槟城三书”于是焉成形，但就我的“老槟城计划”而言，这还不是句号。就以《老槟城·老生活》这两个世代对话而出的小书来说，我还亏欠谢老

很多很多。不少属于他个人的“老槟城生活记忆”，都还在录音档里储存着，假以时日，总还要转化为文字的；类似《老槟城路志铭》的写作虽不会继续了，但我总还有别的念头，但这就暂且不说了。至于新出版的《老槟城·老童谣》，我希望它能召唤出更多的童谣记忆，让我们的民间文学遗产益形丰富——就算是由他人来接续完成，那也达到抛砖引玉的正面效益了。

以上的唠叨，即当作《老槟城·老童谣》的后记，也算是针对“老槟城三书”约略交待其缘由了。





你嘴上的唇膏

● 邢诒旺

你嘴上的唇膏，不像是涂上去的：
一种意念的分泌物
让我的目光品尝到
它的润泽

一头蜜蜂会痛，恨吗？当它一头栽入
那朵被自己两翼所激起的
水花中？

我多希望我的舌头是你的唇膏
那么淡，仿佛并不存在
或是与生俱来

可我为我的舌头遗憾
它搁在蒙尘的口中，像一枚古董花瓶
由于裂缺斑驳
而失去拍卖的价值
（我曾为它插入许多目光之花
灌之以意念，一再引发
心头蜜蜂自坠如被催眠的轰炸机
裂缺加多，更多凋零，也无须拔除
它们，会自行涣散）



那么遗憾，那么美
我几乎可以确定你的嘴唇
曾经被童话吻过—
（我不让自己憎恨童话，因为我就是
一则裂缺的童话啊... ..）

我不能让舌头割伤你，但我怎么能让
你的嘴唇划过身旁
像划过瓶口扬长而去的
蜜蜂脚上花粉？

哈啰，拜拜.....这算什么日常对话？
总是希望多加字词
总是希望发胀的舌头彻底撑裂
不再小心翼翼（哎，蜂之翼翼）维护
没有土壤的花瓶

如果舌头是为你破碎
我愿意余生留下一根虚无的舌头
让淤积污浊的意念回流土壤
培育实体之花

如果能把想说的都对你说了
我愿意耗尽一生的灵感
把自己炼成一句
你嘴上的唇膏：淡淡的

仿佛并不存在
或是与生俱来



歧异试金石

● 密严

方法岂能定位
太阳的方向
往哪里移动
都穷，是云都
不对称
靠近嫌太远
接触却太火热

朝天，低头数算
大海用什么方块
堆出满格
的浪波云云去
蒸发烟岚雾氛
满布远方高岗
错觉飘移
是一排排的松树

恐惧的纯透明感
渐硬。零度以下
可以把玩
盐化不一定要
以泪水

洗净罪孽的
原来只是
一句玩笑
密藏在身体里：
假的真不了
耗尽心力
也打捞不出
一口井

靠岸潜行
九千寻心灵
以下
岂不回荡着
平安宽慰

你将觉醒于
自己的召请
只要我
活在你的内在
你就苏醒

过来的你
既使一路颠簸
随地扔不下
彼昔种种噩梦
记忆犹新

痛，仍滴在
午夜睡不醒的
重重苦难迷障里
一丁点就摇醒
不安稳的

灯毕竟亮在
头上，纵然微弱
那堂堂正正的答复
足以让你

沐浴在新又新的
净光里
唯有实相是真
鲜明而干净
透着光晕
从一路倚杖的知见

到底转成真实

不虚，是此行
的功课。颠扑不破的
一句话
只有心了然

超越百忆劫的
重轭，岂不轻松
放下的只是自己
沿途捡来
的垃圾

逶迤沙滩上
涌来一行又一行
抚慰是洋流送上
的献礼
曲折成好几道
港湾风光

● 陈伟哲

光之话

但愿眸里宇宙常年瘦下
宽恕我在词汇里矜持胖的形态与你相遇

生理沙漏滴枯了体内的伞
收进口袋，伞外我情愿是瘦的

穿梭渡口尖酸褶皱的大雨

经过细细的雨缝

像对遗忘夹食时间的筷子

乘着雨尖落入盆栽

我是时间播种的种子

将施展年轮叩醒过客睡时背影

走过拱桥，底下呼吸的河
匍匐入浴缸，盛成眼眶积水的湖

高树背对水，探望

瘦去的光影印在我高高窗户

帘布默默削薄了曙光

跌跤成笔尖不断泛滥的海

一群野鸟叼抓海浪声编织的冲浪拍板

丝丝建筑理想暖巢

以便孵化更美的时光（永不绝版的那套）

照亮消瘦的宇宙

窒息得很深

量雨具

● 黄远雄

我从量雨具透明
的容器内，慎重地
倾量每隔二十四小时
涓滴下来的露珠和雨量
记录，并加以
备注

一滴雨
或晨露的重量，在野簿上
比一座巍峨的山有时
更有气吞山河
的想像空间；气势上有时
如一股贴地滚动，蓄势
万钧的风雷

大自然空降的数据
比起陈年盘桓在会议室内的那几座
口悬若河的名山巨川
气势磅礴的雄辩有时
更具煽惑，颠覆和
力挽狂澜于不败
的说服力

慎重地，我从量雨具
透明的容器内，倾尽
每隔二十四小时
涓滴下来的露珠和雨量
小心收集，记录
并在后防松弛的野簿上备注
以琐碎的数字堆砌
构筑一道屏障
暗藏一支
奇兵

我们一路走来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报（2010—至今）

1978年7月29日，在时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曾永森的见证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当时称为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在语文出版局礼堂举行了成立大会。首届理事会产生，主席为原上草，总务为孟沙。

时值华文教育风雨飘摇之际，马华文学先辈作家南下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撒下种子，华文文学才得以茁壮成长。33年来，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从草创到发展，历经了许多蜕变的阶段各种况味，凡涉身其中的人都能体会得出。尽管如此，在历届领导的推动下，理事们义不容辞的肩负起推动和带动华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工作。如今，作协仍需不断地惕励、求新、求进，相信在大家的辛勤耕耘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2010年7月18日，本会第16届理事会产生，会长叶啸表示新届理事会不敢怠慢，决定破旧除新，拟定大计，以面对21世纪的各种艰辛挑战。

他说：我们有感于时下的莘莘学子及年轻人，不是受屈于重如泰山的考试压力，就是沉沦于不良风气，道德及品行日益颓废，马华作家不该孤芳自赏，本会决定走向校园，全力推广“振兴马华文学，培育智慧青年运动”。在全国国中、独中举办文学营、讲座、写作比赛，以美育薰陶，培养学子们的文学气息，使他们身心平衡，心灵升华。加强与各华团文教团体联系，推动文学工作，是作协的长远目标，我们也走向社区，走向人群，配合终身学习运动，向全民推展艺文活动，以塑造一个富而好礼的社会。

第16届(2010-2013年)理事会成员

会长：叶啸

副会长：年红、拿督曾玉英（曾沛）、李忆蓓、苏清强

秘书长：潘碧华

副秘书长：吕育陶、柏一

财政：沈钧庭

副财政：郑水兴（水兴浪）

出版/发行组主任：曾翎龙

联络组主任：柯金德

译介组主任：何乃健

资料组主任：李锦宗

理事：马仑、刘育龙、郑秋萍、林迎风、周锦聪、伍燕翎、罗罗

受委理事：孙彦庄、陈政欣、碧澄、杨嘉仁

稽查：侯亨能、叶灵灵

马华文学译创发展委员会主席：年红

学术研究发展委员会主席：伍燕翎

大专文学发展委员会主席：罗罗

青少年文学发展委员会主席：周锦聪

会所规划发展委员会主席：水兴浪

马华文学网络发展委员会主席：陈政欣

沙巴州作协联委会主席：冯学良（林野夫）

柔佛州作协联委会主席：许通元

东海岸三州作协联委会主席：林迎风

檳，吉，玻三州作协联委会主席：冰谷

常务理事：叶啸、曾沛、李忆蓓、潘碧华、沈钧庭、柏一、曾翎龙、

伍燕翎、吕育陶

作协近年来的活动

（一）创立“世界华文作家网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本会于2008年初创立了“世界华文作家网”，连接超过200个世界各国的文学网站，有各种资料存档，最新活动报导，也附有论坛供会员发表作品。这个网站3年来已成功吸引了来自世界90多个国家，超过50,000多名网民登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读者已经超过了马来西亚，成功地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推介至中国，甚至全世界。

（二）推展“振兴马华文学，培育智慧青年”运动

为了配合政府推动阅读计划，也鼓励青少年参加健康的文艺活动，我们特别推展“振兴马华文学，培育智慧青年”运动。

多年来，我们成功举办了：

- 4届的吉隆坡直辖区国中文学营
- 3届的马六甲国中文学营
- 2届彭亨州的“文之旅”
- 登嘉楼的瞭望“诗”文学营
- 2010年度第二届登嘉楼瞭望“诗”“好诗成双”一日文学营
- 吉兰丹诗歌弹唱文学营
- “东遇”文学营及“笔下见真章”现场诗歌创作比赛
- 霹雳州文学营

以及和教育局联办了4届的“全国中学生华文创作比赛”，和新纪元学院联办“大专文学奖”，和隆雪华堂联办“诗人杯”诗歌创作比赛，及参与国家图书馆“三大民族文学研讨会”，语文出版局联办文学嘉年华……大大小小活动数十项。

2008年5月5日至6月8日本会首次受邀与国家图书馆和全国马来作家协会联办“马



来西亚作家展”，在国家图书馆展出有关作家的照片、生平资料及写作历程。在本会推荐下，共有21位马华作家参与展出，使他们的成就首次获得国民团结、文化、艺术及文物部的认同的肯定。

（三）设立面子书（facebook）

为了加速作协流通网，今年本会设立面子书（facebook），鼓励更多年轻人采用最新资讯传达消息欢迎大家浏览并注册成为作协之友，本会电邮：mychinesewriters@gmail.com

（四）制作电子书

马华文学界长久以来自力更生，作家自费出版了许多文学作品，丰富我国文化。自2010年始，在理事陈政欣的主持下，开始有系统性地制作电子书，以保存我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制作成的电子书已多达90本，张贴在作协的网站上，提供全世界的读者和学者免费下载。

（五）《马华文学》网络版

本会于7月1日推出《马华文学》网络版的文艺副刊/刊物，希望通过互联网把马华文学推向世界，把马华文学的发表园地从印刷文本扩展到网络上。这刊物将定期出版，并长期贴挂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网站首页（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以供马华文学的爱好者免费阅读/下载/收藏，真正做到文学走进网络世界面对大中华文学界。所有发表于《马华文学》网络版的作品将付予马来西亚稿费率的恰当稿酬。作协有权将刊登的作品以各种形式出版。因为是网络版，篇幅不会有很大的限制，所以长一些的作品如中短篇的小说或其他文学类，只要是好的，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达到马华文学的文学素质，都会录用。



（六）创办“马汉儿童文学双年奖”

为了提供给儿童更多的本土文学，鼓励更多的儿童文学创作，本会创办了最高2万令吉奖金的“马汉儿童文学双年奖”，借此鼓励更多的儿童文学创作。第一届得主由许友彬和爱薇共享。第二届得主由沈雨仙及潘芳玲分享。

（七）创办“海鸥年度文学奖”

海鸥集团每年捐出3万令吉，充作“海鸥年度文学奖”的奖金，分为诗歌、散文、小说三组的“海鸥年度文学奖”，是企业家和作家紧密结合的最佳典范。目前已进入第3届的“海鸥年度文学奖”成功表扬及肯定了马华作家的努力和贡献。

（八）出版《方北方全集》及成立《方北方出版基金》

方北方代表的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和华文教育史上的一座鲜明里程碑。《方北方全集》工程浩大，全套16册，出版经费需23万令吉。作协历经2年的筹备，成功出版了第一部马华作家的全集。出版后，所筹获的出版基金剩余约10万令吉，成立了《方北方出版基金》将继续为马华前辈作家出版选集，以表扬他们的成就和贡献。

（九）出版《马华文学》及丛书

作协自创办以来，出版了《马华文学大系》，《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及各种丛书上百种近一两年亦出版了《马华文学2009——时光旅行》。《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作家的家》、《马华文学的现代阐释》、《未完的阐释——马华文学评论集》，成为了各大专院校中文系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目前，我们也正在探讨和中、台出版社合作出版马华文学的事宜，希望能以借力使力的方式，把马华文学推向国际。



（十）主办“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0年8月10日，本会主办两天的第三届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日本及马来西亚超过50名教授学者参加，与会的公众及大专生亦达300多人，是近10年来的盛大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证明了在本会的推动下，马华文学已受到国际的瞩目和重视，肯定了马华文学的成就。

（十一）举办大型文化表演

2009年7月份，作协邀请了闻名遐尔的“刘三姐歌舞剧”莅马，在云顶演出2场，取得空前的反应，吸引了整万名观众。11月份，作协也将联合其他文教团体，举办国际著名的“女儿娇”大型女子音乐秀。多部改编自文学名著的歌剧如《白蛇传》、《红楼梦》等将陆续地引进公演。本会举办类似的节目，以多元的方式去推动文学和文化。

（十二）举办“亚细安文学营”及“亚洲华文作家大会”

本会订于2012年主办“第13届亚细安文学营”及“第13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届时，来自亚洲十几个国家，为数超过200多位著名作家学者将齐聚吉隆坡，再一次见证马华文学的丰硕成果。

（十三）出版“马华文学奖大系”

本会得到方北方出版基金与台湾秀威资讯的支持，为历届马华文学奖得主出版一本精选集，旨在表扬诸位作家对马华文学的贡献。此系列将在2012年8月作协举办的第13届亚华作家大会、第13届亚细安文艺营兼第4届马华文学研讨会上推出，此系列作家作品也将成为研讨会的讨论主题。本书由方北方出版基金赞助，台湾秀威资讯出版。此系列将推介到全国大专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也将销售到中、港、台、马、新以及其他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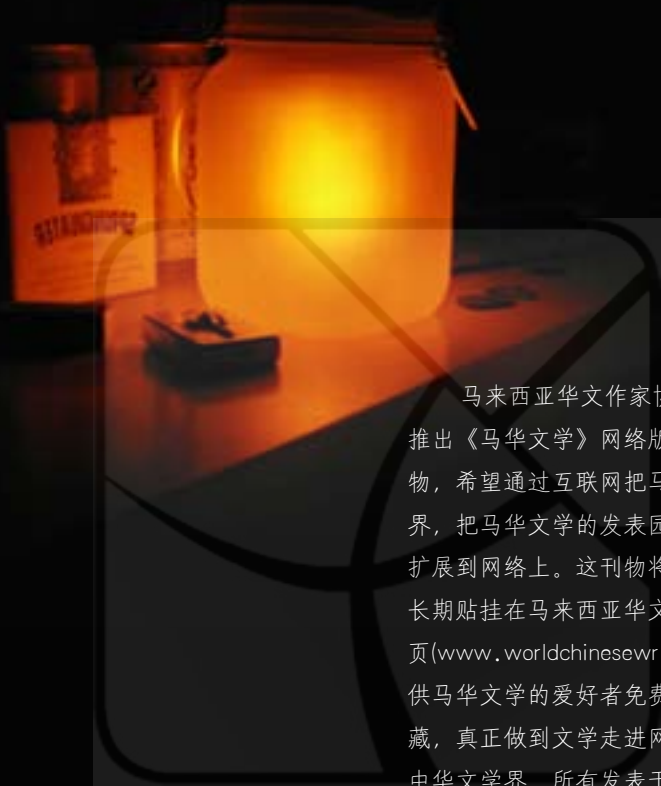
（十四）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对国家的贡献：

在“一个马来西亚”的概念下，马华文学理应是国家文学的一环，作协应当是国家文学资产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希望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所做的努力，能得到国阵政府的认同，并给予援助我们将加强以下步骤：

1. 提供与赞助文学讲座讲师，协助培养校园文学爱好者。
2. 主办与联办文学比赛，推动马华文学的创作，鼓励接班人。
3. 出版文集，提供作家发表作品机会。
4. 出版评论集，保留评论文章和珍贵文献。
5. 主办写作营，栽培更多的文学评论者。
6. 主办研讨会，提升马华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
7. 参与各项文学活动，加紧与华社的沟通和联系。
8. 鼓励作家写作，为我国留下时代的记录

《马华文学》网络版：

征稿启事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将于7月1日推出《马华文学》网络版的文艺副刊/刊物，希望通过互联网把马华文学推向世界，把马华文学的发表园地从印刷文本扩展到网络上。这刊物将定期出版，并长期贴挂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网站首页(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以供马华文学的爱好者免费阅读/下载/收藏，真正做到文学走进网络世界面对大中华文学界。所有发表于《马华文学》网络版的作品将被付于马来西亚稿费率的恰当稿酬。作品的印刷文本版权归作者所有，作协有权将所刊登的作品作任何形式的出版。因为是网络版，篇幅不会有很大的限制，所以长一些的作品如中短篇的小说或其他文学类，只要是好的，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达到马华文学的文学素质，都会录用。来稿请电邮寄到：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华文学》网络版稿约

1. 本刊对来稿没有字数上的约束，只要是好，有创意的文学作品，只要在稿酬能力的范围内的来稿，都乐意刊登发表。
2. 欢迎所有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短、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配合作品的意境。
3. 来稿请用电子邮件传寄，并请提供纯文字档（.txt）或word档（.doc）。
4.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来稿会在三个月内被通知是否录用。三个月后作者自行处理。编者尽可能在决定用稿后就即时电邮通知作者。接受繁体中文投稿，但在发表时是简体档本。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5.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能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6. 本刊有权对来稿删改，修正错别字，不愿意者请在来稿上注明。
7.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8.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可任何电子制作，以及其他的出版形式。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寄：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出版讯息：年轻作者涌现马华文坛



01. 狮子山传奇

作者：那天晴

文类：小说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迷你系列mini01

书号：978-983-2812-56-2

售价：20令吉

/内容简介

延绵百里森林中耸立着一座宏伟的狮子山，千百年来俯视守护着小镇。然而森林深处躲藏已久的恐怖妖兽，最近开始四处出没，张牙舞爪袭击镇上居民。机缘巧合下少年挺身而出，展开前所未有的疯狂大冒险。

/作者简介

原名翁诗庆。曾当过网页程式设计员，中文广告词撰写员及旅游杂志编辑，目前为软体工程师。觉得生命应该是一条汇聚小溪，缓缓流动的静默河流，因而不断写作。希望作品可在乘搭各种交通工具、睡前、等候的、某些小段的，容易被遗忘的时光里，让谁不寂寞。

著有小说《渴望向往》、《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

02. “依然是朋友”

作者：梁汉良

文类：小说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在爱系列02

书号：978-983-2812-57-9

售价：RM18

/内容简介

梁汉良特有的写作风格，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你写的文章像白开水，但是有甜甜的味道。”

此书收录两篇爱情小说。

《依然是朋友》

我在中学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却遇上全校最优秀的女生，而且还是一名女学长。我、好友阿飞、女学长和她的妹妹，四人展开了一段似友情又似爱情的故事。

《没有开始》

当一段爱情刚要开始，突然加入了第三者，我要如何选择呢？其实两个女生的感觉都不同，两个都很重要。



/作者简介

梁汉良，从中学时期的“坏学生”变成“坏情人”，到后来的“坏结尾”。他写的故事都没有“好结局”，让读者非常期待一场完美的恋爱。

他曾经说过：“如果你不觉得我坏，那是因为不了解我。”

有读者开玩笑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梁汉良微笑没有搭话，他的坏是淡淡的。

著有小说《我是坏情人》、《学组》。



马华文学网络版月刊（创刊号） /
2011年7月1日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